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蟄菴存稿　目録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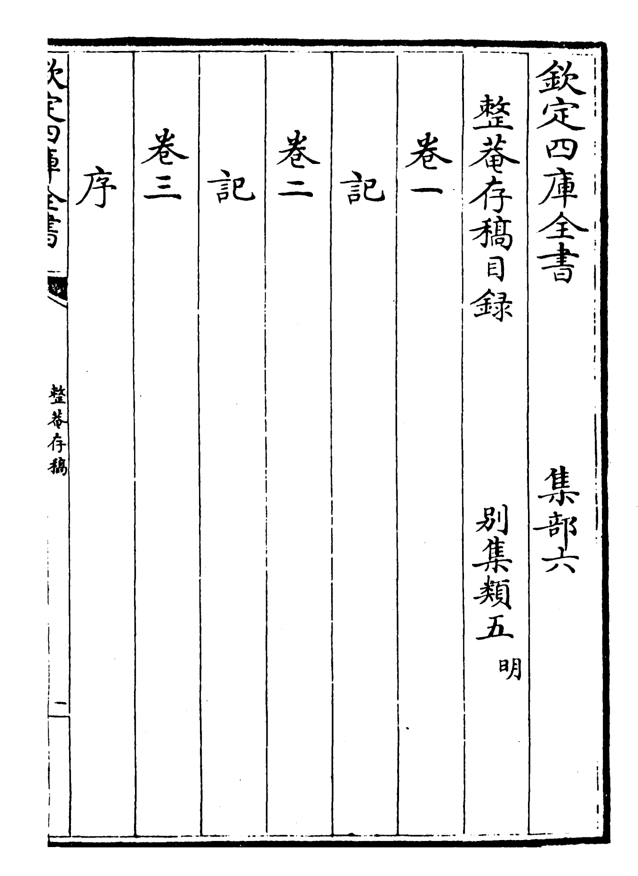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畢所諿



集部六

整菴存稿目録

別集類五　明

卷一
記
卷二
記
卷三
序

卷四
序
卷五
序
卷六
序
卷七
序

卷八
序
卷九
序
卷十
疏
卷十一
題跋

銘
賛
傳
卷十二
墓表
墓碑
墓碣
卷十三

墓誌銘
卷十四
行述
墓銘
卷十五
祭文
卷十六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五言律詩
卷十七
五言排律
七言律詩
卷十八
七言律詩
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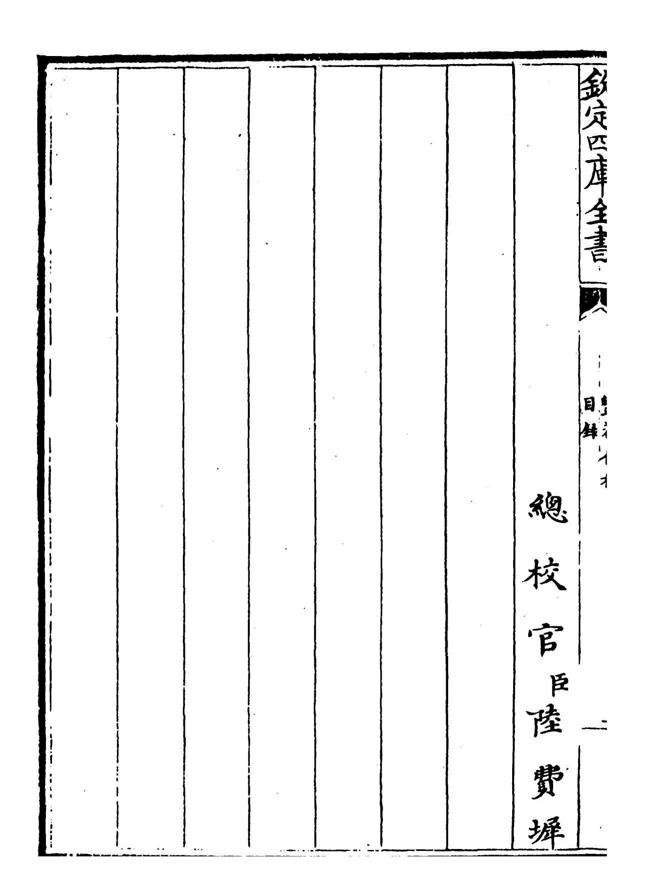
七言律詩
七言排律
歌
卷二十
七言絶句
小詞

臣等謹案整菴存稿二十卷明羅欽順撰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三人及

第歷官禮部尚書乞歸以吏部尚書召再辭許致仕謚文莊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欽順平生專力於窮理格物之學而力斥王守仁講良知之非其大旨具見所作困知記中至詞章之事非其所好選録家亦罕及之其弟欽謞作儀訓録嘗稱欽順於應酬文字辭謝居多下筆稿成未嘗自是舊稿盈笥晚年手自芟存餘悉焚去謂二子曰此等文字世間不

少慎勿出以示人姑留自觀可也其歆然不自滿足如此然集中所作雖境地稍平而典雅醇正猶未失成弘以來舊格詩亦不腐不率絶無擊壤打油之習蓋由其學問純粹心胸高曠故能說理明透無往不流露性情在講學諸人中固可稱卓然質有其文者也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整菴存稿卷一

明 羅欽順 撰

記一十五首

婺源縣重建察院記

察院者故御史臺三院之一也我朝改御史臺為都察院其屬惟監察御史分十三道以居而三院之制盡廢惟其銜命四出以按吏治者所至之處必有館宇以正厥位而出政令焉乃名之曰察院葢其名雖仍唐宋之

舊而實有不同者通建於郡邑也婺源為南畿大邑邑有察院創自宣德年中歷歲滋久傾頹且盡平原聶君瑄來知縣事喟曰是非所以尊嚴風紀也按節時至俯就他館可乎顧初政尤重勞民已而惠洽信孚民用和懌爰稽庫歷得顧役餘財若干遂謀作新以還舊觀適御史維山劉君東之按行至邑聞而韙之乃市材傭工涓日興事屬鄉老陳樞朝夕程督而縣丞天津顏輔主簿漢川謝銹典史餘姚陳輅皆贊襄惟謹未幾院以重

建為屋凡若干楹堂寢崇深門序整飭牆垣堅厚塗繪鮮明所以表風紀之尊嚴係一人之瞻仰斯有在矣實弘治壬戌夏四月也明年聶君被召為南臺御史慈溪羅君縉代之謂玆役不可無紀乃請於聶君欲得文詞以刻於石聶君重違其意而屬筆於余余惟封建罷而郡縣成巡守輟而使權重前代姑弗論若今御史之按治於四方制度得以考正之官吏得以進退之民情之利病得以權其輕重緩急而罷行之事權所寄葢鮮有

過之者也挾重權以臨乎下百度所由秩也而其所居之署有司者乃玩而不理豈非以上之人習於遺遠因謂虛器為無用哉夫近之察而遠之遺是上慢也察者理而遺者玩是下慢也天下之治未有上下胥慢而能有成者雖一察院之廢興若未足為輕重然霸圖方振則賓館斯崇王政允行則明堂不毀是亦惡可例以末節視哉故觀於兹役而劉君咨度之周鼂君從政之敏皆可槩見誠不可無紀也羅君所為欲紀之者固已休

於前政殆亦有見於治體所係者乎後之人尚時葺之俾勿壞

當塗縣儒學重修記

我太祖高皇帝渡江之初首駐蹕於太平武功既成誕興文教亦自太平諸郡始當塗太平附郭縣也縣之儒學則洪武六年其令王俊即宋尉司舊址創建後來若楊守仕斂韓令恭元令霖拓基葺宇時有潤色然大抵皆因舊規師生廨舍四散不整正德五年之夏洪水入

焉浸淫久之幾無完宇泮池湮塞射圃荒蕪學因以甚敝廬陵周侯統自南京刑部郎中出守其邦周覽徘徊有意經理會柱史冼君光以廵按至視而歎曰學校如此何以育才失今不修他日為力倍矣遂與侯定議屬任令高鳩工庀材以舉其事已而冼君満去柱史鄘君約代之實成厥終凡新作師之廨宇三區區十楹駢列於後堂之後其址則舊為諸生號房及社學或遷或易兩得其宜又作號房二十八楹分列於堂之左右琢石

為梁柱各六以改作靈星門殿廡堂齋咸加補葺湮者以濬天光洞然蕪者以剪門庭翼然繚以周垣凡五百餘丈肇工於六年初夏至十月而落成規制一新觀者咸喜為費凡白金三百二十兩及食工之粟皆取諸贖刑人力取之餘夫遠邇均一初未嘗有病乎民也俟以余同鄉且嘗備員太史乃具其事之本末以授訓導楊綱來請記焉余惟三君子之所用心非直為觀美也以為學校育才之地必其高明整飭使為師弟子者居之

而安則其心一無所撓而其為教也必專為學也必固庶幾人才輩出有以維持斯世永抵于平康蓋其用心之厚如此則凡學於此者寧不知所感發而興起乎昔顏淵在陋巷之中而獨以好學見稱於夫子今焉學宮完美風雨攸除陟降興居既安且適則所以進於學者宜何如也蓋士當窮居之時固當學顏淵之學顏淵之學其本末具見於魯論惟博文以明之約禮以成之至於積久而有得焉則心無不存情無不正由是出而效

用建功立業參諸禹稷其庶幾矣澤潤乎生民道光於前哲夫然後無負我高皇興學之意諸君修學之勤苟徒規規焉於記誦詞章以為富貴利達媒斯亦陋矣嗚呼學於此者尚其知所學哉周侯為政惓惓以教化為先葢有其先都憲公家法而同知秦侯茂通判劉侯卓推官紀侯憲章學教諭訓導皆賛襄是役惟謹敦匠則經歷周鴻主簿劉孟選財用之出納則委諸義官張奮宵隆法皆得書是為記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嘉興陶侯照守安慶之明年疆場無虞惇獨有養乃圖新其郡學既得請於提學御史黄公如金廵按御史鄘公約遂諏日興工同知楊君通判侯君推官陳君懐寧知縣李君純皆克賛之又明年春督工檢校張珂率富民之供事者十有六人以工畢告八月朔旦侯舉釋菜禮告成事於先聖先師實正德七年也於是學訓導貴溪江君奎具事本末俾諸生方欽陳潔造余官邸請文

刻石以永佚之功余為童子時嘗隨侍家君學於兹學會刻一峰羅先生所作靈星門記過必一再讀至今尚能誦其辭追想舊遊固不能忘情也屬兹盛舉可無述乎惟兹學建自國初百餘年間葢屢經修葺然其敝壞不至如今日之甚故其功亦莫過於今凡今所改為者若明倫堂若養賢堂若中外二門其髙廣加於舊率五之一而中門倍之所創為者若中門外之泮池池上及門内之綽楔門左右之迴廊規制所存陟降所由固皆

不可闕者其他若東西四齋會講之堂尊經之閣肄業之舍以至於倉庫庖湢則舊貫猶可仍然皆正其攲傾易其朽腐補其缺漏而加之藻飾焉蓋凡可以用力者無不為也靈星門舊據高阜荒蕪而不整乃甃為方臺自臺以達於戟門有坊有池有旁行之道增楹改甃咸就規矩聖賢塑像設色加精蓋凡可以用力於廟者亦無不為也自經始以至告成歷日凡四百九十有奇為工三千六百費白金僅千兩內垂久遠之計外聳壯麗

之觀而民不知勞財無妄費俟於是役其可謂盡心焉
耳矣夫興作葢春秋所慎然宮室之制取諸大壯泮水
之樂頌於魯人則凡去挠就隆固隨時變易之義而學
乃教化所從出人才所自成敝之宜修而作之宜壯又
孰有先於此者於此而克盡其心非知務之君子乎是
宜大書而深刻之俾後來永永有考若夫學者之所當
取舍則一峰言之已盡而家君之教諸君容亦有未忘
者惟勿疑勿怠以進於聖賢之道以充其文武之才則

人與學而俱新矣夫如是豈惟不負侯之美意執筆者與有光焉

韶州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之教所以明倫理育人才厚風俗隆治化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以此為先務焉而凡為民師帥者亦皆預有其責其祇其怠而興廢繫之矣凡教之所以興必由於表率之端誨誘之善勸戒之明固無待乎其外然而廟貌之顯設堂宇之崇峙齋舍之分列乃學者陟降

瞻依之地藏修游息之所式完且美則其居之也安而志不容於不篤故興修之舉誠亦有資於教事有不容緊以末節視也然其所望於學者豈徒藝焉而已哉夫學所以學為人也人之所以為人仁而已矣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一不統於仁故孔門教人以求仁為第一義凡古聖賢經傳其言累千萬計無非所以發明是理博學而慎擇之審問而精思之明諸心體之身積之厚而推之善其仁至於不可勝用然後為學之成不此之

求而徒事空言以徼利達則其志亦陋矣夫安能為有無於斯世哉韶為嶺南名郡在唐有張文獻公在宋有余襄公皆其人物之表表者郡故有學自宋景德間創立迄今垂五百年中間屢壊屢修而其頽敝莫如頃年之甚葢郡嘗為猺寇所踐蹂繼而師旅之供給公私匱乏而修葺不時無怪乎其然也今天子紹統之初九溪周侯叙以前大理正起自謫籍來守是邦急民之艱一意拊循爰及期年民用蘇息而歲復大稔乃喟然嘆曰

廟學之修此其時我會有僧徒以因果誑人而掩有其所施事發當没入其銀四百兩遂擬以給諸費不足則議毁諸淫祠通融以益之以白督撫右都御史張公貴巡按御史謝君珊余君敬皆報如議於是涓日興事若大成殿儀門及𩁹星門若明倫堂皆撤而新之若兩廡若四齋以及號舍之類則皆因而葺之又新作堂二以會講以習禮祠二以祀鄉賢名宦門一以表泮宫殿中塑像加精兩廡仍用木主經始於嘉靖改元壬戌之冬

落成於三年甲申之夏材良工善計必經久輪奐之美迴軼舊觀於是學師生相與謀曰兹學之新凡以為吾徒計耳顧其費省而功倍非吾侯詳與經理勤於督視未易臻兹盍紀其成功刻之石以示久遠郡倅臨江符侯錫聞而韙之樂贊其成以余嘗莅南雍有一日之長乃具書及事狀遣學訓導張杞芳來謁記余聞周侯往以忠諫獲罪賢名已振於一時及起而莅韶政有以宜其民而為士者亦皆樂從其教至於修舉廢墜其成績

又童童如此不賢而能之乎然學既一新第不知諸生之所以學者何也誠能遺近小之圖而屬其遠大之志由吾之説以底於學之成處也德足以熏其鄉出也道有以周於用風俗之厚治化之隆皆能有補於其間則其卓然為一代之偉人也必矣伊周顔孟猶將可及矧其鄉先正乎哉余既嘉周侯之功又感符侯之書能達其意故不辭而為之記且因以致丁寧於其學者計亦諸君之所樂聞而不厭也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萬安在吉之上游稱望邑其俗尊禮教尚儒雅詩書之誦習科第之奮興歲以益盛其長才偉器出為時用以文章政事聞天下者葢往往有之固本其山川之靈而漸磨成就未有不由於學校者也儒學在縣治東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遺址創建景泰間嘗撤其舊而一新之迄今歲久亦漸敝矣義烏虞侯守愚以癸未進士治優嘉魚更令兹邑初至謁廟退而用覽學宫謂夫今不修

將來工費必倍遂慨然以為已責方隨事區畫有言邑
富民彭南齡可任者召而諭之聞命躍然即輸白金二
百以為助侯大悅亟以書白于提學監司于郡守皆報
如議乃卜日興事擇義官朱廷望周軫督工殿堂齋廡
門庭廨舍泮池射圃鄉賢之祠題名之閣以及于周垣
通道治之皆徧易朽腐以堅壯更破缺為完整化漶漫
為鮮明凡十閱月而落成實歲丙戌之季秋也教諭毛
君鵬訓導沈君良陳君夔乃相與謀欲請余文以紀成

績且因以勵其學者先之以諸生羅敷劉宏巳而相率偕至禮恭而義懇義不容以衰鈍固辭顧惟平日誠亦嘗竊有所感者其又安可默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即以建學育才為第一義葢將俾百千萬世永有賴焉與造化相為無窮者也學校之教大抵先經而後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於諸子百家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博觀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歸而定夫取舍之極務明其體以適諸用是惟聖祖建學育才之大旨也

列聖相承所以敦崇而風厲之者無或不至是以百六十年來士有定志庠序有正業異端邪説舉無所入乎其間敦厚者德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廣公卿百執事之選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屢得其人而顯收其效矣然士之進用必由於科目本末輕重之分有所未察則其所汲汲焉者鮮不在於記誦詞章體之弗明弗暇計也豈不失之陋哉世之君子或病其然欲從而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考其所以為學往往脱略章句而注心玄妙

巧立宗旨而妄議先儒又豈非所謂智者過之已乎夫學以知言為至孟氏而後有如程朱數先生斷乎不可尚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蔽陷之失而顯摘其似是之非自非見道分明何以及此舍程朱之說而欲求至於孔孟與希升堂而閉之門者有以異乎亦多見其惑矣嗚呼世道之隆汙鮮不由於學術而吾人之所謂學其不及者如彼過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不明辨而熟講之乎虞侯之令萬安通敏慈祥政教兼舉

方與諭訓諸君日勵諸生俾從事於正學期於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有以踵賢躅而應時需此其意良厚非徒興修之績為可紀也諸君子尚思國家之所以教益自泚懋以無負賢大夫之所期待者哉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門以靈星名者尊則文廟次則社稷山川諸壇皆有之然莫詳其所以惟靈星之有祠也遠意者無取其制名遂因之而立乎相承久矣而莫或正之蓋其慎也吾邑

儒學靈星門嘗值震雷楹之中裂者二勢殊岌岌邑大夫太倉張侯寅以才堪治劇來自宜春甫及數月遂拆而重建之規制率仍其舊而棟梁加壯甋甓加密藻飾加精視大成門殿良稱門舊臨通道民居鄙其前相去僅踰丈許既隘且褻上下胥以為病者葢亦有年侯乃徐致其人諭之以禮民輒承命遂以善價庚之得地深若干尺廣百有二十餘尺爰設三屏中隆旁殺石刻泮宮二大字陷置中屏之端而其壖旁通往來以從人便

落成之日則嘉靖丁亥季秋朔也於是歲時朔望有事於廟中也進止周旋行列克整襟佩濟濟廓其有容人心之祗肅殆有加於前日者矣學師生僉謂茲盛舉也不可以不書乃相率過余請為之記惟今制天下郡邑皆有學所以敦教而育才也學必有廟以事先聖先師所以尊道而明統也吾聖人之道高明廣大固有非言說所能形容者然而精粗本末初無二致為學者必明乎此然後謂之知學為政者必通乎此然後謂之知政

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是知一門之建一屏之設雖則形器之粗而至精之理焉往而不在乎故或安於苟簡而漫不加意或務為侈麗而過用其心皆非理之當也若吾侯今日之舉用壯以易撓闢地以遠褻設屏以致嚴妥聖靈於穆清慰輿情之素歉為所當為而心亦未嘗過用非知政之君子其能然乎由是道而推之天下寧復有遺事與過舉乎葢凡為學之所講求為政之所彌綸固皆不出乎事物之外惟物循其則事適其宜則

道即此而行而其為聖人之徒也無媿矣敢因記佚之續申舉斯義以告之吾黨讀者亦庶乎其有發云

北極玄天真武廟重修記

天子受天明命為天地神人主凡重臣受天子明命以鎮臨一方者亦各為一方神人主事神治人必盡其心必由其道俾幽明胥協和氣流通然後疵癘不生盜賊禍亂不作而上下相安於無事矣南京乃國家根本重地內外守備實惟重臣凡南京祀典神祇與夫軍民百

萬之衆皆守備重臣所當盡心焉者北極玄天真武廟
國朝洪武中所建在欽天山之陽當十廟之中而勢特
高峻歷年滋久日就頽敝司禮太監劉公以長才敏識
起自家居再膺守備重託莅事之明日躬謁廟下顧瞻
徘徊謂宜以時葺巳而禄賜之贏稍積遂捐以為倡同
寅太監黄公偉髙公隆余公俊芮公景賢黄公文掌中
軍都督府事太子太傅魏國公徐公俌皆欣然協心以
濟羣材既集卜日興工遴委南京兵仗局前廠左副使

楊順日勤督視始自前殿及於後寢循兩序而出以達於中門外門凡其朽腐破缺滲漫傾頹者皆易而為堅壯完密鮮明端整工既畢公專使來致幣屬欽順為文以記之欽順頃佐太常歲常再有事於茲廟目擊其頹敝之狀蓋動心者久之而力莫能及及聞公之盛舉為之欣慰不勝乃今遂獲見其成功何其幸也茲廟之修其費巳鉅而財猶有餘則又以修飾五顯廟美亦如之夫公之事神所以盡其心者如此至誠之感何福不臻

推此心以治人上下相安之效可以立致然則根本重地豈不誠有賴於諸公哉此欽順所以樂為之書也始建廟之歲月與神之所以為靈已具於前國子祭酒宋訥奉勅所撰碑文此非欽順所敢贅及重修之歲則正德十年乙亥也謹記

江藩重建滕王閣記

滕王閣自唐永徽中創建其後葢屢廢而屢興南昌之版圖初入我國朝遺構猶在聖祖親征偽漢嘗於此宴

諸將領既而頽壓以盡遺址亦頗淪於江正統初布政使吳公潤始於其地築館作迎恩之堂景泰中都御史韓公雍復於堂後建重屋取韓記中語意名曰西江第一之樓成化乙酉布政使翁公世資再加修葺始復其名曰滕王閣於今六十餘年矣自逆濠搆難戎馬之跡相尋閣以益敝今都御史武陵陳公宏謨以宏才偉望撫循江右百度既飭爰及於兹謀協於鎮守太監黎公玠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潘公希曽廵按御史秦君鉞

徐君岱清戎御史潘君壯議釆於三司諸君遂撤其舊而重建之閣凡七間高四十有六尺視舊有加堂凡五間大門前峙其壯皆與閣稱閣之後爲堂三間以祠文文山謝疊山二公名曰二忠祠葢以義起者也自大門以達於祠下左右各有廊廡以次相承爲間通計三十有二祠有垣以嚴其限中垣爲門以時啓閉隨面勢稍拓其址周垣凡七十四丈有竒經始于嘉靖丙戌季秋落成以丁亥春仲葢出羡財以僦工故民不勞移在官

間樓以為助故用財省瓴甓甃石皆取諸廢邸丹漆諸物一出於和市堂堂藩府連城數十樓觀相望於遠近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傑出者也僉謂兹役不可以不書乃走使山間徵文為記吁記斯閣者多矣必其文之典人之賢斯其行之也遠以欽順之荒陋而當是筆也其可乎然竟不獲辭也惟斯閣之勝著聞自昔傳九百餘年以至於今似有非偶然者然在曩時要不過以備登臨寄游觀之適其在今日則於時奉迎詔勅於時館穀

使介於時宴餞賔朋政體之所關衣冠文物之所會固當與異時異視況於表章忠烈廟貌顯嚴高山景行嚮仰斯在其關於世教不尤重乎則諸公之協心以成是役誠亦有非徒然者矣葢古之君子凡有興作未嘗不致其慎至若維持政教之具為天下國家之所不容已者則往往相先相勸而為之故觀於是役之成而君子之政可知也或乃徒以為績名蹟於往古崇一方之偉觀豈足以盡之哉維時圖議克成藩使則孫君修兼君

相參政則方君楷馮君馴參議則陸君溥張君懷邵君天和憲使則張君羽副使則林君大輅李君緋何君棐徐君一鳴沈君良佐僉事則髙君貢亨鍾君雲瑞陳君璧趙君光都閫則馮君勲劉君璽王君寧張君鑾也二忠之議發於前提學副使周君廣移樓之議發於前僉事江君應軫督工則藩司照磨黄某南昌衛指揮孫某法皆得書具書以為記

鰋夫記

造化之妙不出乎隂陽剛柔人之所得以生者其中也中之為體也微而為德也至蓋舉之者恒莫能勝自非聖賢往往皆氣質用事是以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或偏而為善或偏而為惡體隨用化而甚者遂幾於亡人極之不立職此之由也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强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夫聖賢尚矣至於善之與惡又豈可同日而語哉奈何氣化日瀉俗流愈下强梁邪佞

之徒所在林立而所謂善者落落如晨星先聖嘗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豈其難得自古而然歟妻姪曾標一日奉其尊君民愛父之命以鯁夫行事請記於余余未嘗識鯁夫然嘉鯁之為號考其行事殆庶幾所謂剛善者遂諾之鯁夫朱其姓淳其名九興其字自其高曾來世有德善為儒先君子所稱見於文辭有足徵者鯁夫承之益惇行孝友以閫無忝其世性貞而能斷遇事是是非非長區賦累年惟法惟時不

猛而事集其為人如此故能得鯁夫之號於衆多之口而君子亦喜稱之自昔以鯁稱人必繫之骨蓋以骨強四體稱曰骨鯁則其人之堅強正直也可知今獨以鯁稱其義亦無異也鯁誠剛善而充實為難有以充之見大利而不前見大義而不却臨大變而不撓則操履益固而聖賢可幾又不但賢於強梁邪佞之徒而已吾聞鯁夫喜從君子遊亦嘗有以斯義語之者乎鯁夫所居在王山之麓古平之里王山峻立於一方實吾邑之望

吾所望於鰥夫者庶乎其克配之夫安知鰥夫之名將不與茲山同其悠久也鰥夫今壽六袠四子景明景曙景泉景晟皆克肖標其女之壻云

劉氏雙節記

劉氏雙節者太學生新昌劉熉之大母母也二母皆其邑陳氏同出義門之後為士恕甫妻者是為安仲母為熉之大母為安仲妾者是為熉母安仲之孤也方五歲熉之孤也方七歲其弟燦方二歲所克至於成立以有

今日者惟二母之爲恃也夫士恕甫父子相繼以短命死在於人事爲大不幸盛年寡處固人情所甚難者一或不安其室而動淇梁之思藐焉遺孤且將誰屬然則劉之宗祀未可知也而二母者皆誓死靡他姑厲其節於前婦厲其節於後盡心竭力兼任長育教誨之勞竟以成其孤而永其祀又非劉氏之大幸歟夫仁與義人極之所以立也婦能從一而終此其心亦惟不忍死其夫不忍棄其孤耳不忍棄其孤是之謂仁不忍死其夫

是之謂義一節立而仁義兼隆此爲婦者所以尤著於節也教衰俗薄民之興行者葢鮮而婦節之著乃繼見於劉氏士君子僉以雙節稱之詎非秉彛好徳之功哉國朝著令凡節婦年及五十有旌表門閭之典惟煥之大母既踰下壽而卒雖若無及然其母固無恙方佰五十於兹誠秪若明條舉以上請恩典葢可幷得此其責在有司若夫所以顯二母於無窮此則煥之所當自勉也煥嘗從余游其資明敏可進今既登名選籍將歸需

次於其鄉乃踵余門拜上雙節本末以記為請余嘗見新昌志其事葢已特書顧風化所關書之不嫌於復輒從其請而為之記亦因以勗煥云爾

南京户部題名記

官有常府而其人之遷代則不常故必有題名之碑然後可以考見其迹其歴年有久近望實有隆汚而人品之高下亦既皆有定論觀覽之際師戒存焉非徒以為文具也其或缺焉而未舉明治體者詎容已乎正德丙

子春正月宜章鄧公自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晉戶部尚書未幾而湘源蔣公以右副都御史來為侍郎二公德望才猷表然推重於當時協恭一堂不大聲色而十有三司之屬相與師師不怠甫及期月部之百務以次畢舉顧題名獨為缺典乃考自洪武以來至於今嘗為卿臣者得若干人姓名刻之堅石樹於部之後堂以埀永久仍各虛其左以俟來者續題刻既完屬欽順為文以記之惟南京戶部之建於今百五十年矣在洪武永

樂閒實掌天下財賦軍需國用均節是專民數地圖簡稽是屬其地要其事繁及北京定為京師大政悉歸於北而財賦之入出於南京戶部者曾不能以十一雖其地望如故而事則簡矣朝廷登用卿佐未始不惟其人然方其事之繁也則其人之賢者率以功顯及夫事之簡也則其人之賢者率以望重其身負時望由此而光膺召命入為丞輔以弘宣其用者往往有之觀其名考其迹欽其望偉其功而思與之匹休此二公刻石以詒

後人之意也然世當屢易人且數更所謂盜臣與夫聚斂之臣豈無一二厠於其列斯則千齡之永戒我欽順弗工為文而辭不獲命懼空言之無益也輒因記以寓規

吏部題名記

建官之法源於遂古至周而益備三公論道三孤貳之六卿分職取法於天地四時而天官卿實掌邦治天官雖與五官並列然五官之得人與否亦必由之故其責

任尤重傳所謂天子之相是已周家治化之盛歷年之久前後鮮及雖由文武成康賢聖繼作抑豈非建官有體職分勢一相與左右維持之效哉嬴秦事不師古亦既罔終由漢以來規制率相沿襲未有能卓然盡復周官之舊者其治效之不古若無足怪也我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開萬世之基制治保邦一惟有周是式乃洪武十三年斷然革罷中書天下大政悉以分屬六部而升崇其品秩於是尚書秩正二品左右侍郎秩正三

品凡中外百官封拜考課黜陟之事吏部掌之列聖相
承凡用為吏部者恒極一時之選而冢宰之崇簡命禮
數特異若夫勲勞茂著則三孤是加及其卒也往往三
公是贈申之以易名之典任之專待之厚而其人之所
建立光明碩大亦班班可數治隆化洽端有賴焉雖嘗
繇值權奸擅作威福若無所容其力者徒以體統素正
品式具存猶得慎守堅持默救潛扶以需大來之慶夫
然後有以知我聖祖之稽古建官慮周萬世而收其效

於近日者亦云偉矣今天子初即位首用趙郡石公為吏部尚書俄入掌絲綸亟召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太原喬公為之代至則修明紀法舉措惟允孜孜夙夜以翼維興運與石公先後一心朝野欣欣以為太平可歲月冀矣公視事稍暇日考求前人名迹以為尚友之資已而得大司徒九峯孫公所集兩京吏部題名錄叅互考訂乃戒工礱石次第書而刻之將樹於部之後堂以表交永存法戒焉惟吏部之稱於北京始自永樂辛

丑迄今嘉靖壬午凡百有二年中間十六七年雖仍以行在吏部稱然大政所出固無改也故今題名之刻斷自永樂辛丑始卿佐凡百十人其在南京及辛丑以前之行部皆不與焉後來者可得而續書也刻垂畢某適承乏南銓公遂以記文見屬顧惟不敏再三辭避而竟不余釋也乃勉書其顛末如此若其人之孰為可法孰為可戒觀者當自得之要豈出於公私義利兩言之外哉是為記

江西察院題名記

凡公署之有題名其來尚矣原其所以將使後之人覩其名而求其迹以無失乎取舍之宜政理之資於是乎在非徒紀交承存歲月而已况御史之按行外服事權之重迴非他職可比賢人君子膺受斯寄為之必以其道其流風餘韻固有漸被於久遠者矣而江西察院乃獨無題名之石使凡赫然可仰之名迹與夫自崇自用者槩泯於無聞非缺典歟嘉靖八年秋仲三原穆君相

實被簡命而來勤勵精詳風紀聿振爰以餘力興言及此乃自其所代儲君良材泝而求之至蔡君英而止僅滿百人蔡君來按在天順年中迄今僅七十年而其前無復可考者矣其姓名之幸存者字或未詳邑里年次亦多闕略君以謂必求其備將愈久而愈失之遂據所得俾鐫諸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伻來屬記因不獲辭夫人之生也父命之名無貴賤賢不肖一也若夫鄉國之所知碑板之所載則惟其人之貴者而賤者弗與

焉髙官要職自昔不為少矣若夫史冊之所稱天下後世之所仰則必其人之賢者而不肖者弗與焉然則御史之所自為賢者果安在也其身正則不猛而威大體得則不煩為理時措審則百度惟貞所謂流風餘韻之遠被者非若人而何今題名之石既立以此三者求之而有合焉則其人皆我之師也以此三者求之而靡合焉則其人亦我之資也穆君惓惓之意實惟在此後之君子其心不亦有同然者乎書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

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誠如是豈惟大江之西十有三郡之民長受其賜所以裨益國家之政理亦多矣察院舊在按察司左今之所在乃廢府承奉司數年前嘗為巡撫都院比裁革巡撫官乃奏請更定於此隨宜增損規制益備而舊廨則改為南昌道云

上模曾氏續置祭田記

上模曾氏所居有上下村下村故有祠堂有祭田歲以中元日行事凡在陪位與燕列者頗有義例為之損益

然常不下千數百指可謂盛哉成化間堂宇頽敝祖入或不登先世墳塋之散在他方者亦曠不時省其族之傑曰士舉翁力倡族人修輯經理且於堂右作祭掃亭以視牲殺左作宴會亭以展旅酬而祠之規制益備少司寇省軒公所為記可考也正德初元祭畢而燕翁嗣子之恭甫乃言於衆曰禮於先祖有四時之祭今吾祭先之禮得無簡乎盍相與圖之於是其族父士猷正源二壽官正東處士及其諸兄弟姪輩凡三十一人謀以

克諧乃各出已資别市良田若干畆歲収租穀以畜以釀扵春秋及冬諏日之吉行事一如中元顧其品物未能如中元之豐則不敢以祭名而姑名之曰時薦其亦慎哉方圖諸文刻石以埀示久逺㑹余蒙恩歸省扵是峻等三人奉諸長者之命來以文事見屬意甚勤也夫祭先之數以時而四在禮與法自士大夫以下葢無不得為者禮法之所得為固不容簡而無財不可以為悅亦豈獨今日為然哉今曾氏諸公之為斯舉也心固存

於孝財亦副其心使古禮之未盡行於今者一旦光復於其族其為美之大小何如也余以通家誼重獲聞美事其可不書惟此祭田實三十一人之偉圖其子孫當世守惟謹俾三時之祭常與中元迭舉永永無廢才良繼出容有增益第隨時致其豐腆而無敢為黷豈不有光於孝德哉請以是為記凡三十一人之名號與田之段落及租入之數一一列諸碑隂來者其有考也

沅州守素菴曾公祠記

曾氏故居泰和之文溪自俊甫新甫兄弟始分居城西檀樹巷再遷章家巷者逮海翁子永也三遷雲亭鄉之月岡者耕樂翁士敏也至公又自月岡遷文水於是乎有專祠焉公諱璐字儒玉素菴其號耕樂仲子逯海曾孫而新甫七世孫也起明經授南陵訓導凡載考最擢知光山陞廣安州守連丁家艱服闋改沅州久之引疾得謝享年若干歲考終於家公平時恒病舊居湫隘欲他遷而不可得一日偶以事蒞文水上徘徊瞻望若有

契焉已而徧叩堪輿家皆以為宅地莫善於此公志遂定厥基既廓乃市良材構廣厦落成之日遂徙居之顯厥遂容垂後裕如矣公有七子考陞任憲瞻忠晩皆能立公卒後若干年憲致桂陽令事來歸乃與諸兄弟謀曰先公官至大夫基開文水所以覆載我後人者功德甚盛子子孫孫詎能一日而忘報耶夫情之所不能忘則禮固有當講者矣議以克協乃刻木肖公像奉為文水開基祖祠於正寢之東創置祭田若干畝以次收其

祖入具品物歲以中秋後一日公之生旦迎神像出莅
中堂致特祭焉配以元配封孺人蕭而郭氏章氏周氏
三孺人皆與祭畢而燕小大均霑行之既累年後恐後
人未知其深意之所存也乃來拜謁余文將刻石垂示
永久俾勿替予觀桂陽兄弟之意蓋以文水之遷實自
公始子孫將百世賴之與時雖服窮親盡報本之祭斷
不容已然必自今有舉則以嗣以續庶乎可至於無窮
而公得以長食其報雖考之於古未必盡合要其心之

篤於孝則賢於流俗遠矣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後之人尚相與深念之因其禮之有常而每致其謹隨其力之可及而益致其豐篤學力行懋圖無忝吾知幽明一理有感斯通公於冥冥之中所以監觀厥誠而錫之祉福宜亦有不容已者矣然則曾氏之盛詎可涯哉余與桂陽兄弟文字交是以不獲辭記而因以告其後人如此任擅名鄉校累舉無所遇今始膺貢上春官云

整菴存稿卷二

明　羅欽順　撰

記一十六首

迎曦樓記

自余家西岡之下北行二十餘里里名曰大瑞有山來自西北巍然雄峙狀若駝象然左右之山如翅如附谿流映帶風氣完深凡依山高下以居者皆宋端明學士忠穆鄭公之裔也其族屬既衆屋之為廳為堂為樓者

欽定四庫全書

凡數十所有樓名曰迎曦則處士宗儆君所建蓋正寢
南向是樓在其左而面東其下為房宗儆君夜則休焉
雞鳴而起登樓而坐以思夫晝之所當為者既得其理
則開窓而迎望而蒼蒼焉而耿耿焉日出而大明焉於
是乃出而從事習以為常故樓以迎曦名也其從子端
典於余姻家閭屬為之記嗟夫日月代明而為晝夜然
夜者人之所息凡應事接物以供其職分蓋莫不在於
旦晝也自夫玩愒者言之彼於朝曦暮景之升沈固漠

然不以介意夫豈知寅賓之義所係甚重而坐以待旦
又聖人之所以為天下後世法者歟即名樓之意以推
宗儆君之為人其立身治家克勤無怠有足槩見者矣
視世之玩時愒日者可同日語邪抑君之所見或未止
此在易之晉自坤而悔離其大象云君子以自昭明德
夫明出地上雖愚夫愚婦莫不覩其象也惟君子觀之
則能反求諸身而知所用力焉故夫視聽言動無敢不
由於禮誠懼夫明德之或昏也宗儆君行義稱於鄉

方慎修而未已殆有得於觀象名樓之表者乎是可書也故不辭而為之記若樓之規制與夫創造之費則在所可略云

師稷軒記

泰和澄江之南數里直周道之右其地名小棠州嚴氏世居之環嚴氏之居皆沃壤歲收常特厚嚴氏之彦有名稱字景暢者隠居西岡之下西岡距故居良邇景暢歲時督僮奴耕種布僾外募以給仰事俯育之需祭祀

賔客之奉有餘積焉嘗軒西閣以為游息之所扁曰師稷用表其志且實其名也余從叔用昂與之有連景暢因以求記余惟后稷之故見於經傳者可考矣葢其自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及長當唐虞之際實為農師書紀帝舜申命之辭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此其職也至其後世子孫則從而追頌之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由是觀之其功德豈不盛哉景暢之志似矣然不得位無以見其及人之功顧名

其軒曰師稷意豈以深耕易耨致穫穫之獲為師稷之實邪葢余聞之善學古人者當觀其所用心孟子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雖其居位任責義所當然而用心之厚葢可想見誠以稷為師將必推其有餘以補隣里鄉黨之乏惟力所及無務自肥則雖不必有稷之功而所存固無愧矣景暢積而能散其殆庶幾乎抑余又聞之古之善學者舉一隅則以三隅反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艸種之黄茂今夫人欲之私

吾身之豐草也天理之公吾身之嘉穀也師稷之弗豊草反而得克己之善焉師稷之種黄茂反而得復禮之義焉於以和身睟室有餘師矣稼穡云乎哉景暢勉旃夫天理不有諸身而已私紛見於事則夫耕耨雖勤穀粟雖多殆難免乎齊景公吾得而食諸之慮矣景暢生衣冠之族閑詩禮之訓有孝弟之美其必能勉於是哉軒之規制與夫向背之宜觀覽之勝吾不能悉亦有不必書者始因從叔之命申其義以復景暢俾置之壁間

以自考焉

聽松軒記

松因風而有聲其為聲也或霏微清遠如暖蜂之喧寒泉之鳴或圓瑩舂容如金石之相宣詠歌之並作或洶湧震盪如山崩海倒猝難止遏又如鐵騎百萬相與交爭於原野而勝負未分其為狀也多端非善聽者莫能領其妙也世容有聰察之君子而往往牽於多事則固無暇以聽其有暇以聽矣而物我或不相通入於耳者

雖頻感乎心者殊淺與夫未嘗聽者一而已矣我能山
先生王公嘗以聽松名其游息之軒非有其暇而善聽
焉者乎公世家餘姚城中龍泉山之陰屋後萬松成林
朝暮四時風隨交而聲隨作小大異狀每變益奇是固
有足聽者然公早歲方從事於問學求其所以自立者
將以立乎斯人其於聽松固未暇也既而擢廷魁入翰
林累官至學士為天子近臣時則有論思諷議之責俄
以侍郎佐禮部以太宰莅南都為天子大臣時則有賛

襄宦亮之責去松逾遠又暇聽乎會賊瑾用事嗾公簡已公知而不顧竟致其事而歸乃作軒於萬松之間而一寄其聽於此自始致仕至今垂十年而聽之曾不厭也公果何取於松也哉今子大鴻臚守仁嘗與欽順言公之聽松或怡然以適或悄然以憂或憮然而嘆門人弟子未有能窺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發之顧惟不敏其何能及此然素辱公愛粗知公平生出處大節請試忖度以言其適也毋乃霏微清遠之聲入焉而有助於

優游之休邪其憂也毋乃洶湧震盪之聲入焉而有激於翻覆之變邪其嘆也毋乃圓瑩舂容之聲入焉而有憶於明良之會邪是知聽松而一於樂未為善聽松者公之所以異乎人者不在於樂而在於憂㷀而傾否之方致泰之策固公之所素有而大鴻臚得之於面授者豈徒憂焉嘆焉而已哉公今壽臻七十詩云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惟軒外之松自有無窮之聲惟軒中主人亦必有無疆之壽以永無窮之聽此則欽順所為大

鴻臚申祝者也遂書以為記

節孝堂記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汝厚有二子瑛璥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兹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邪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間從容寛慰君曰瑛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

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絕膏沐避遠嫌疑恒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于今二十年矣於是曰旦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踰七袠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可猝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曾曰旦

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旦遂介其姻家余族凡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永嘆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為人為獸為君子為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為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舅姑壼彝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夏之子之無裳

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内必有師傅之教况乃刑于之化流自王宫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古益遠内教不修人欲横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我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葢諸君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為職事

有關於風化者采録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惓惓乎故不辭而為之記孺人岀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慈節堂記

慈節堂者族叔父用元奉母曾孺人之堂也堂以慈節名者何昭母氏之大德以示其後人俾不忘也初元生踰月而其尊人秉厚府君棄背孺人年方二十有六即以育孤完節之死無他哭矢於柩前葢于今三十有五

年而孺人年六十矣元自呱呱而長以至於成人至於有室有子其學之所就又足以為章句師孺人所以保抱擕持匡娛誨誘匪朝伊夕實既厥心施及諸孫有隆無替茲其所以為慈方孺人之寡居也姻族閭固難其守而孺人厲志特堅或以再醮諷之輒唾罵以絶竟全貞白以至於今皎乎氷雪之明確乎金石之不渝也茲其所以為節夫母之慈其子妻之盡節於其夫是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而孺人獨能無愧焉者何

哉生不皆厚教靡素閑情欲之感易流姑息之恩難割傷慈失節固其所也惟孺人性質淳懿志操之正固得於天而又出自名宗以淄陽少尹宗翺公為之祖庠生時謹公為之父少司寇省軒公為之伯父所以薰漸於禮教者復有素焉宜乎慈節之兼全既潔其身又成其子表表乎足以為閨門之楷範也夫以孺人之節如此考之國朝著令有司者宜以上請當得旌表門閭以為風俗勸顧政非其人不舉而元之力亦未足以遂其所

欲為則姑即其實以名其堂庶幾奉揚休徳於萬一而百世之下為子孫者仰而思之將莫不知夫一脈之傳綿綿不絶皆孺人之為賴也其為感慕肩有已乎元之用心於是乎可謂孝矣肆凡族之老長咸嘉其舉而余亦樂為之記異時操史筆者其或有取焉記成於正徳己巳十有一月八日葢孺人初度之辰也元三子欽封

欽榜欽會

臨清堂記

吾邑澄江之南石牛山之北為上模里里中著姓惟曾與羅曾所居有上下村吾家居西岡下相去各半里許勢若鼎足石牛山為里之鎮比立多秀峰其南則岡巒重疊不可勝計谷中流泉數十道宛轉相會合為一谿逵山而出昔人於其稍平處鑿渠引水西行以溉田其西有流泉一道來會遂别為一溪同為僊龍之水西溪又分為二其一縈帶兩村間再折而出於下村之背以合乎東谿其一出上村之背直趨於西岡小徑之水過

之同流里許以與雙龍之水合又曲折北行四五里入
於馮嶺之江益上模之山川形勝如此秀鍾靈萃故兩
姓世不乏人若余内兄曾君民譽則下村之傑也君為
故丹稜掌教敬所公季子早承家學學垂成而得貞疾
遂不果出然其為人閨與重倫理篤交際遇事能斷而
務持大體宗族鄉黨莫不敬而愛之其所居舊廬歲久
而敝且隘乃益市旁近地命其子曰淳曰濟作室南向
前堂後寢規制適宜而撤其舊廬更為重屋仍東向會

余起﨟復出過辭外舅西磐翁及君因達觀於新構谿流繞砌清趣滿堂為之灑然樂而忘返也君遂出酒觴余雅歌投壺樂飲無筭日且暮復導余循東廊轉而入一小閣閣乃跨溪之半俄明月東出水光盈瑩聲益清景尤勝於是洗盞更酌子姪輩吹笙鼓琴以侑之至夜分大醉乃已明旦且别余為君名其堂曰臨清已而君求得善書者大書以揭於楣間人遂以為君號余一出不覺數載於時無寸補旦夕俛仰風塵間殊不自慊每

憶茲堂之勝未嘗不慨然思拂衣而往以數從君遊也茲辱君垂訪閒謂余曰吾堂子名之甚善盍為我記之乎余惟江南固多山水臨流構室何所無之覩其氣潤軒窓光浮几席室則近乎清矣然而塵容俗狀奔走喘暇其人未必清也表襮可觀文雅為尚人則近乎清矣然而陰謀詭計展轉相尋其心未可清也君固未能無欲也而嚴於自制則有以清其心亦未能遂無事也而善於自省則有以清其行夫如是而為茲堂之主時與

嘉賓遺老從容觴咏觀山玩水以享其清樂不亦有足尚哉是可書也余安得不為之記惟其後人之嗣守兹堂者尚以清心寡欲為本或出或處必有稱焉以無負君之貽謀則亦無負於山川之靈秀矣

光樂堂記

南京兵部郎中陳君達嘗與其弟進暹作堂四楹以奉二親起居會國慶覃恩用貤封例錫其父嵩菴先生娃誥命仍浙江按察司僉事致仕階朝列大夫母葉氏封

宜人命詞有云益增門閥之光安享桑榆之樂識者因摘取光樂二字以名其堂縉紳大夫遂相與咏歌其事以為先生與宜人壽郎中得之甚喜重惟堂宜有記乃介其同官歐陽相周來屬筆於余余聞陳氏世居閩之大義鄉家傳官學入國朝則有若翰林侍讀叔剛湖廣按察副使叔紹皆先生伯父浙江左布政使煒其伯兄也先生登戊戌進士歷潮州推官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廣東浙江僉事從子垾與達同登乙丑進士今同為

郎中南京門閥之光有自來矣先生所歷官皆有治行其為御史嘗條陳八事為敬皇初政之助多見施行後因病乞休年方五十有二當道固留之不得益相與嗟嘆其賢歸則以行誼率鄉人以詩書教子姪以文字會諸名流而絕跡城府清風完節高出一時亦惟宜人之賢式克相承其志爰及晚年而其子又顯所以增光門閥享樂桑榆信有如命詞所褒者宴息有堂落成伊始而楣間之扁遂得有所憑藉以定豈非陳氏一時之盛

事也哉惟先生諸父兄作之於前則既光矣然皆以賢勞卒於其位未嘗有山林一日優游之樂諸子姪承之於後則又光矣而鴻漸之翼勢將及於萬里方憂勤職業之不暇尚何逸樂之敢言乎夫樂有未遂固不害其人之賢要自夫庶得者觀之則其為福也備而夫人皆有不可及之嘆此先生所以重為縉紳所尊仰而斯堂亦因以有聞於世也歟先生今年壽六十有七宜人僅少其二詩云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所以對揚天子之休命以永斯堂之聞者其不在兹乎

其不在兹乎

永德堂記

堂在吾邑鳯岡里蕭天聰氏之所作也鳯岡之蕭為吾邑鉅族其先當宋南渡之際來自金陵迄今凡若干世其人之衆殆逾萬指自天聰髙曾而上雖未有顯者而率以詩書為業以行誼相惇表然鄉邑之望觀於楊文貞公所為其族譜序槩可見矣序中所稱太學生信立

是為天聰高祖後官交趾中衛經歷以卒經衛之子孟
霞繼起徵辟歷教當塗武康揭陽三學揭陽之子仁育
復起鄉科擢知江浦者九年治行尤著於是蕭氏連三
世以顯而此三君子者不惟飭躬修行無忝其先而已
又皆有及人之德焉天聰為江浦冢孫其父曰貴仁孝
友克家而享年不永慶鍾其子妙齡秀發綽有猷為以
羣從之繁而舊居之隘也乃增市旁近地別築室一區
以居既成而名其中堂曰承德其志良有在矣間來請

文為記余家於蕭氏累世契好吾兒琰復與天聰聯姻非余記之其誰宜夫人之所以生必有得乎帝降之衷不徒然也具之於心則謂之德性行之於身則謂之德行行有萬不同性則一而已矣自吾身而上以至吾之高曾又上至於厥初生民之祖由吾身而下以至吾之曾玄又下至於不可勝窮之世孰不有此德性巳乎皆有此德性固宜皆有此德行而反道敗德以詒父祖羞辱者不幸每有見焉此其故何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

得也前有高明之祖父令德著聞雖在他人猶知所仰而為之子孫者或乃弗思弗率以流於汙下之歸不亦可哀也哉聰乎吾知其免此矣觀其名堂之意其於持身接物居常處變有不思率乃祖攸行者乎夫義重則利輕公勝則私滅所宜致思而力行者其要無出於此誠使惟公是秉惟義是由則德性無虧德行以美而於前人之德信乎其能承矣天聰昺諸今既有以承乎前後寧不思所以承乎今者斯堂之作庶乎可以永存而

不壞也堂之規制前廳後寢皆備高廣堅壯落成於正德己卯八月晦日後三年壬午六月朔日記成

世德堂記

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夫所貴乎知而傳之者豈徒然哉必將惕然有所深思勉勉焉惟祗承之是務俾前人雖遠而其志趣之正於我乎常存事為之美於我乎常新聲以實延有隆無替斯其可以為明矣斯其可以為仁矣為人子孫之責斯無負

矣茍其行之弗力而徒以為談美用誇詡於人人雖羨之亦戓疵之曰而祖而父信乎有是善矣而何為獨不然夫如是與夫弗知弗傳者有以異乎否也豈惟無異將不反為之玷乎余姻家鄭君宗堯嘗作堂以居名以世德而請記於余君之所以為明且仁者其有在矣鄭氏世居吾邑之大瑞里系出宋端明學士忠穆公㲄在國朝有中進士舉官省郎者衣纓門第蔚為鄉邑之望吾家既與之世好而凡出入城府必經其門余葢嘗

屢造焉因以多識其父兄子弟觀其重倫理循矩矱惇本而務實心之好之自不容已而通經學古者亦累累有人氣習之薫漸風聲之流衍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世德之可徵者不有在於是乎余又聞君八世祖叔文嘗以凶年設羮飯於通衢往來饑餓者皆取足而去高祖英可嘗劃田若干畝與殊山院僧協建里之雲津橋人免厲揭復立一亭於橋左風雨倉卒獲所庇焉久之江漲橋毁君之先子廷器復倡率羣從買田造舟以嗣

其功仁厚之存有徵於行事者後先相望其他善蓋不止此而鄉人所頌必此為先宜乎君之不能忘也君早克自樹内修孝友之行外適應酬之宜潤屋之餘尤喜兼濟纓冠束帶身以義榮可謂無忝其世者矣顧茲華扁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令子賢孫耳濡目染誠率由其訓法而靡或怠斯堂之著聞於時將必有永矣余長男琰壻於鄭辱君之愛為多乘間輒以記請知君之惓惓於所重也於是乎書

斯菴記

斯菴者處士郭君本川之别號也君季弟善化尹本寛與故鄖西學諭徐君廣感及余皆同年領鄉薦余二人者嘗因善化以識君其號葢學諭所為君標者近余家居侍養君復因其女兄之夫余族祖勲翁求余一言以繹其義余謂君字川而號曰斯菴殆取夫子川上語也夫子川上之語其義至精至大至為難言程子嘗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顧余之淺陋其敢輕置喙乎

謹辭於翁辭至再至三卒不獲命乃試爲之言曰人之見止於目之所及目所不及固一無所見也見其所見而遺其所不見欲驟語夫逝者如斯之妙何以異於兒童之觀指邪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千萬年矣其間氣運之盛衰人物之消息不知其幾千萬變矣然自今觀之固無異於古也自後來者觀之寧有異於今邪今無異於古後來者無異於今是萬古同一川也萬古同一川稍有識者或知之矣亦有知其所以然者乎

故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雖然天地之大吾心盡之矣隱微之間一或不謹此滔滔者必為之壅遏而不得遂其自然之勢有不橫潰四出以極於滔天者哉夫子川上之語大要如是窮深極微雖終日言之不能盡也惟君二難競爽其所友又多時賢談論之優柔切磋之縝密殆將了然於斯義而無疑矣余言如此不知亦有合乎否邪族祖為余言君晚年踐履益篤表儀家

庭為鄉人所信重僉曰郭氏前聞人有徵士子益寧晉尹士昭大行人興文光明卓越今如斯菴善化兄弟可謂無忝噫君其果有得於川上之語而知所從事者歟果然則余言之有合也可必幸置諸壁間而時覽觀以自輔斯斯菴也將有聞矣

介菴記

菴以介名示堅所守也人必堅所守然後能有所立不然則將隨風而靡逐波而流此小人之所甘心而非君

子之所以自待者也君子義之與比不苟比乎人是故人皆然而已獨不然義不得而然也人皆不然而已獨然義不得不然也起然孤騫挺然特立夫豈求異乎人云哉堅吾所守而已矣易曰介于石不如石其能自立於天地間哉余姻家劉君述倫嘗名其宴息之所曰介菴君子莫不嘉其志吏考其行知其可以進於此無疑也葢君性剛而辭厲奉身約取予明事孀母鄒能順適其心意守先業以不墜積勤久之且弘于厥初家累衣

纓有聲勢可凭居如無有而維綱所繫振飭必先所與交游必賢於已者與同於已者於流俗未嘗有所茍合也其為人如此可不謂之介乎顧其所以名菴之意則固非曰能之也蓋將益堅其所守而勉乎其所未至以卒同乎君子之歸焉然古之君子其介可及也介而未始不通通而未始不介是則不可及也此其精義之至夫豈一朝一夕之功哉推君之志則其所以自勉者宜乎日有孳孳而不知夫老之將至也君玆壽登六衮年

高而行益尊往尊其名者今則併尊其字不敢舉因即菴名以為君號君李子邑庠生宏余子壻也與其伯氏彦仲氏能來請余文以記之余聞孔子之稱子賤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劉君萬安横街為大族百十年來若大司寇公與其子方伯公相繼以功業顯其始終大節可仰可敬若今光禄少卿咸阜監察御史咸栗則余幸皆獲從之游少卿之慎密察御之清苦余每愧於不能齊也而其隱者若君與其從兄述傳又皆以孤子奮立

卓然能為鄉族有無益其累世之間君子之澤漸涵浸漬遠且深矣由是推之將君之子若孫必皆慎守家法以圖無忝所以貽介菴之令名於無已者其不又有在乎遂不辭而為之記如此以復宏兄弟之請且以為君壽彦能皆克肖宏方讀書求志余固以遠大期云

潛菴記

潛菴者里姻楊君顯猷之别號也其嗣子滎進以余雅知君嘗請文以為記余諾焉而未暇為比謁告家居余

甥榮蕃又屢爲之申請因念親交之厚始終如一有如
君者鮮矣雖修於述作然心之所好亦何愛於言乎夫
潜之爲言以退藏靜密爲義易著潜龍之象人之所處
有然者矣書列沈潜之目人之所性有然者矣傳示潜
心之訓人之所習又有當然者矣君承世業之腴無兄
弟之助公私之責萃於一身勢不容有他慕其所居之
地名爲高隴負山而帶水陂潭深廣竹樹森蔚應酬多
暇可釣可遊亦無俟於外求而自有可樂者潜菴之所

以號其不以此也夫然余觀君之為人收斂之意多而進趨之意少迫之而後應擬之而後言其受性於天不謂之沈潛不可事父母色愉容婉處宗族每怡怡然隆禮意以親賢割腴田以追遠損利入以惠貧義所當為曾無難色其又能潛心於君子之道矣乎不然何其行之美也然則潛菴之號其誰曰不宜匪惟親戚交舊宜之邑大夫蘭谿陸汝亨號為嚴明具知閭里人品髙下嘗稱之於衆曰若楊顯猷可謂善人已其里族或有爭

訟輒以付之俾司其平君能得此于賢大夫非所謂在家必聞者乎夫善善者天下之公余是以樂為之書葢與夫阿其所好者異矣雖然凡人之沈靜者多壽君今兹年甫六十將來所至何可量也誠使心德彌固光輝日新則潛菴之名殆將有聞於永逺雖微余記夫疇得而掩之哉君之先君子巖築公德器雍容甚為家父封君所重君之賢要為有本榮進讀書知律積勞公府拜官有日又將發君之所蘊矣因併書之

閑齋記

齋以閑名志希聖也聖誠而已矣吾之得於天者未嘗不與聖人同也反之身而顧有未誠焉非以邪之爲累邪然則安可不致夫閑之之功邪既閑誠斯存矣是故喜怒哀樂有心則有之視聽言動有身則有之方其受命於天之初固已皆有當然不易之則渾然實理之充足無假於外求也奈何百體既具衆欲滋生心有蔽而常偏行無檢而日繆由是離真而即妄以人而滅天而

其違聖人也或幾於霄壤矣蓋邪之為累如此不有以閑之可乎夫閑䦨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是故私意萌於内必嚴以防之使其無間可出可欲之物引於外必嚴以禦之使其無間可入然其大無忽其小慎於始無懈於終主宰日益精明則羣邪自當遠退渾然實理之在我者斯無失乎受命之初而凡視聽言動之形喜怒哀樂之發其有弗當焉者鮮矣其視聖人不待閑之而自無不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雖非所可躐及要

其為道豈有二哉雖然言之非艱而閑之惟艱也在昔孔門諸賢孰不以聖人為的而學之得其道者顏氏子之外不多見焉觀其四勿之語奉以終身以至於怒之不遷過之不貳此則閑邪存誠之明驗也然非其燭幾之明決幾之健何以及此故欲從事於閑邪者窮理必精而制行必果庶幾明與健之兼至以克充其志哉余友弋陽汪君器之天分甚高求道尤敏其智既足以及之矣方日思所以守之乃以閑名其讀書之齋以識其

所有事以余嘗共講乎斯學也屬為記之惟君學識才猷著聞天下今官為宗伯之貳葢已蔚然負經綸康濟之望矣齋名甚美誠朝夕顧諟而每加之意焉將其德業所就庸可量乎余與君同起鄉科又與君叔兄石潭少宰同登進士兩京聚處猶兄弟然晚以論學之同相與彌厚斯齋之記竊不勝其愛助之誠君其必有取也

胡氏重建祀先堂記

弘治甲子春三月吾邑西平胡氏重建祀先堂成堂四

楹間其廣三尋有半深僅三尋崇頗殺之堂後為寢室二楹以奠神主其廣二尋深則倍之堂之前有廊東西有廡東廡之南庖廚在焉西廡之南為庫以藏祭器其良材堅甓之用梓匠塗塈之工費凡二百餘金宏偉高明加於舊數倍先是其族之顯者鎮江通判學固君患舊堂之敞且隘上無以安祖考之神靈下無以容子孫之拜起謀欲改作首輟俸金五十倡焉顧其役良大莫適為主乃有賢者曰端威君慨然身任厥成遂簡閱族

人均其力之厚薄自勝冠以上各以率出金合之又百五十端威君乃與一二子弟能者從事區畫程督莫不有方夙夜惟勤殆忘寢食役雖大而成之若易易然協心故也余忝胡氏甥壻聞之良喜益素仰其先德之美於是益徵其慶澤之長比年侍親里居端威君乃與通判之弟學榮偕來請記厥成以垂示久遠余不得辭也竊惟古禮之幸存於今纔百十之一二其涉於形器者雖可槩舉至於精微之深意知之明而處之當為難姑

以祭禮言之如伊川程先生所行則歲周於遠祖如晦菴朱先生所定惟時舉於近代二先生皆命世之才禮學之宗而其所處乃不同如此有志於禮者可不審乎今吾鄉大族往往皆有祠堂祭禮之行各有所受葢周及於遠祖者近代之祭頗略而不專致隆於近代者遠祖之祭或廢而不舉揆諸人情皆未安也夫合族以居昭穆素辨生同出於一本心同萃於一堂則自始祖而下歲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其自禰而上以至高祖則

當各隨所繼而於時祭每致謹焉庶幾遠近有倫恩義兼盡雖不能盡合於古亦當無大謬巳然區區之見未當就正於有道今通判君方致鎮江之事進階奉訓大夫以歸其族人又多讀書知禮幸相與參酌余言而審處其當使禮之行而鄉人頌焉曰胡氏祀先不茍如此則豈不有以增斯堂輪奐之美而垂永世之規哉是為記

清塘陸氏始遷祖祠堂記

髙要陸先生汝為既謝靈壁教事而歸率其族人創建祠堂以祠其始遷之祖文鎮府君葢以義起者也陸氏世居其邑之大路里宋季之亂府君始避地來清塘依其外家鄧氏闢土作室以居有子三人子有子美子平亂甫定孟季各徙居他所已而皆乏後居清塘者惟仲氏歴年久而族益蕃府君之墓在大路里之蛇洲罔其存時嘗籍腴田二百四十餘畝屬諸墓俾歲收其租入以供祭掃其子孫相與世守之至今歲一修墓祭以為

常初未有議及祠堂者先生謂禮嚴報本有如府君功德子孫蓋百世賴之祭之其可不以禮家無祠而祭於墓如禮何私謀於族議以克合而祠堂乃於是乎建焉實弘治辛酉冬也堂六楹間有門有序其制高敞宏深既成復相與定議歲以清明前一日當執祠事者夙往謁墓翦荊棘祠后土而歸明日乃奉牲醴就堂中行事族有大事則亦於此而祭告焉昭穆有倫賓賛有位獻酬有度登降有容補前人之所未及為貽後人之所不

敢廢斯祠之建誠可謂合於義矣先生欲記其本末以
示久遠以欽順嘗有科場之舊乃遠致書幣俾其從弟
太學生制來屬筆焉顧雖不文而誼弗獲辭也惟府君
當流離屯厄之時乃能開子孫百世之業其功德之所
被者遠則其永享子孫之祭也禮亦宜之然祭必於祠
堂乃為得禮之正自非先生以明識為之倡族人以順
德贊其成又何以及此此其所以為可書也詩云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凡為府君之後胤者尚亦加之意焉誠

有以薦其馨香必將昭受夫明賜其感應流通之妙蓋不出乎日用之間豈必祭之日而後受其福哉先生儻以斯言為然請刻諸石而立之祠下以為記

泰和山東王氏祠堂記

禮之行於家者惟祭為重所以報本而追遠也此人道之大端孝子慈孫之至情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制度儀文猶有可考而因陋就簡其來已非一日雖貴極卿相有家廟者亦云鮮矣知禮之君子蓋深病之於是乎

祠堂之制起焉其為制也葢參酌古今之宜而通乎上下者也是故家有祠堂則神主有所藏人心有所繫昭穆有序尊親並隆仁讓之興未必不由乎此其有裨於風化豈小哉吾邑故家稱山東王氏其先世居仁善鄉之鯉湖巷鯉湖則遷自吉水帶原譜牒可徵也至盃齋先生當宋淳祐中以明經辟為邑學司訓甞經由山東樂其風土始命其季子季哥卜里之下洲徙而居之季可四子和甫信甫文甫末甫信甫文甫又分居上洲相

去僅里許迄今年垂三百生齒之蕃衍資産之豐碩文物之數貢談者尚之下洲舊有祠堂歷年滋久親盡服窮而祠益廢於是其族之彥履文履邠履卽秉鍜秉衍秉順聚族謀曰木有本水有源惟益齋府君吾闔族數千百指所從出也其可忽忘必祠而事之報本之義庶乎其少盡耳衆皆響應乃市良材鳩善工卜嘉靖戊子仲冬之吉即遺址作前堂四楹後堂二楹外為大門表以綽楔深廣悉仍其舊後堂以藏主前堂以陳俎豆歲

以清明日有事於益齋府君季子及四孫配焉禮也其四代之祭日皆更卜去祠堂遠者則於正寢禮制既協而情意亦周若諸君者謂非王氏之孝子慈孫可乎履郎秉順俱邑庠生而余知履郎最久兹館授余家因與履文輩來請祠記余既嘉其所舉合義又嘉其羣從溫雅端厚有足徵其世德者遂不辭而為之書然嘗聞之詩有永言孝思之訓凡為王氏之後人者尚相與飭躬砥行篤志問學益圖所以光大之道斯為孝之至也記

成因是以申勸焉

整菴存稿卷二